

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

三三◎著



冰心
儿童文学新作奖
获奖作者丛书

全国优秀出版社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

三三◎著

全国优秀出版社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/三三著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9. 11 (2010. 7 重印)

(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)

ISBN 978-7-5342-5650-9

I. 一… II. 三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儿童文学-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0926 号

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

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

三三 著

责任编辑 吴 遐

美术编辑 周翔飞

装帧设计 小飞侠工作室

插图 洪万里 陆江云

责任校对 倪建中

责任印制 吕 鑫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: www.ses.zjcb.com

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印张 7 插页 6

字数 113000

印数 20001—24000

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
2010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5650-9

定价: 14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目 录 MULU

第一辑 童真年代

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	3
舔车把记	26
信教的人	37

第二辑 如诗情怀

香豌豆的春天	57
小姨子	70
气味	87
婴儿服	106

第三辑 你的背影

缺根筋的父亲	137
牡蛎人家	148
父亲的自行车	162

第一輯

童真年代



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

—

外婆家的房子，就在那一片桑梨林里。

每年的春分一过，那些桃树、桑梨树一呼百应，哗的一下全开花了，到处是粉嘟嘟、白皑皑的一片。吸一口气，胸间满是甘冽与芬芳。那浓郁的香气总是让我犯困，有时玩着玩着，人就歪在一棵树上睡着了，手里还握着一只没啃完的甜桑梨。醒来时，已经在外婆暖和的炕头上。每次总是我的小舅驮我回家，再看他，正在旁边打呼噜呢。有时，他也会自个儿跟自个儿下跳棋，耐心地等我醒来。

秋天最好玩。周围的庄稼刚刚收割完，那些平日里被我们称为“田野精灵”的灰野兔，便躲藏到林子里来了。我和小舅像终于找到了正经事干，腰里别上弹弓，

怀里揣上干粮(虽然透过树隙,就能望见外婆家的红色屋顶),我们像两个身怀绝技的猎人,终日在林子里游荡,寻觅野兔的踪迹。一有风吹草动,警觉的“猎人”便握紧手中的弹弓。野兔总是在人不设防的时候突然现身,一个亮相,又闪电般疾驰而去,消失在点缀着野花的矮灌木丛里。即使高明如小舅般的猎人,也难展身手。整个秋天,我和小舅终日与梦中的对手在林中周旋,其乐无穷。

如今,那些好时光一去不返。

我的小舅,我妈妈同母异父的弟弟,我昔日狩猎的好伙伴,虽然只比我大四岁,但自打他上了中学,脸上长满了此起彼伏的青春痘,便迷上了诗歌与烹饪,再也不和我这“毛孩子”一起玩啦!

诗歌和烹饪也许跟这事说不上有什么必然的联系,妈妈说那是青春期的短暂症状,说这话时,她还调皮地向我眨了眨眼睛。我始终没弄明白这句话和那眼神是什么意思。如果说在这件事上我有什么东西已经明白无误的话,那就是——我无比伤感地意识到——他再也不愿和我一起玩了。即使在外婆的威胁下(“带肖恩去林子里玩一会儿,否则别吃饭!”),你也会看到下面这样的场景:树上一个,树下一个。当我看到一个隐藏得很好的知了洞,大声尖叫起来,以期引起他的注意,他也只是



微微从书本上移开些目光，向下投来不以为意的一瞥，又接着躺在树杈上读他的诗了。

他有一个带锁的抽屉，在我们合用的那张写字桌的靠近他右胳膊肘的地方。每次，他总是狡猾地等我上床睡觉以后才轻手轻脚地打开。这诡秘的举动，为那个抽屉涂上了几笔神秘的色彩。有时，趁他不注意，我摸着那把有着铜金火炬图案的锁头，心想，这里面藏着什么秘密呢？探究的念头如一头蠢蠢的小兽在胸口拱动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让自己早早上床，佯装睡着。在一阵轻微的鼾声后，我装作被他沙沙的翻书声惊扰，来了个憨态可掬的婴儿式的翻身，并适度地发出一串咯吱咯吱的磨牙声，在暗暗陶醉于自己的表演才能的同时，让被角和眼皮同时撩开一条小缝，窥视着小舅映在墙上的晃动着的巨大影子。这时，只见他走到壁橱前，从拉门的玻璃凹槽里取出钥匙，打开了那个神秘的抽屉。我记下了那个藏钥匙的地方，然后，带着不可告人的微笑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，趁他上晚自习的时候，我在壁橱拉门的玻璃凹槽里找到了那把钥匙，伴着咚咚咚的心跳，打开那个神秘的抽屉。我看到一个蓝绸子的记事本，几张一元的纸币，一支我爸爸送给他的英雄牌钢笔，另外，还有一张初三(2)班全体同学的合影，照片不知为何被挖去了

两个洞。但是没过一会儿，我就找到了答案——在那本蓝绸子记事本里，我发现那挖去的两部分，被人为地合成在一块：一个不用说，是我那小舅；另一个嘴角抿得很紧、大眼睛的漂亮女生正微笑地冲着镜头笑哪，并且，我毫不费劲就认出来，她就是学校食堂厨师长的女儿。

我翻着那本蓝绸子记事本，在夹着一张真皮书签、散发着好闻的皮子味道的一页，我读到了下面的诗句：

啊，LR，
你玫瑰色的脸庞照亮了我的心房。
笑话我吧，
但是不要收回你的光芒。
远远地驻足、倾听，
暗暗倾慕。
你这与月亮争艳的女孩，
花儿都没有你芬芳。

.....

玫瑰色的脸庞！哈，笑死我了。我锁好抽屉，将钥匙放回原处。我决定不露声色，一旦他把我给惹急了，我就把这个秘密——他这条小辫子——给揪出来。在这之前，我要一如既往地每天睡觉、吃饭，仍然谦卑地喊



他小舅。

暗暗倾慕厨师长的女儿，可不可以说，这就是他迷上烹饪的最深层的原因呢？我不敢肯定。但有一点不容置疑，那就是，他疯狂地爱上了烹饪。过年时，我妈妈给他的压岁钱都被他换成了烹饪书，什么《美味佳肴大制作》啦，《美食家》啦……一大摞，没事时他就捧在手里琢磨。我的压岁钱只花去了个零头，买了只水母风箏，一把带驴头的小刀，剩下的都让外婆给我存着呢。如果小舅没钱用了，我想我倒可以借给他。小时候吃苹果，他那只总是眨巴眼的工夫就进了肚子，我总是小口小口地吃，我知道，他吃完后，一定会涎下脸来求我给

他咬上那么一两口。我巴不得他会这样呢！

他简直成了个烹饪狂，看见什么都想试着烹饪一下子：树上结的桑梨、槐豆荚；地下爬的蜗牛、知了……经他的手一弄，变戏法似的，多么丑陋、寻常的东西转眼间就成了一道美味。一次，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篮子蝥蛄，煨在灶上。等闻到香味，一只一只扒出来，就着馒头吃，那个香啊！而且下饭。

每次他琢磨菜谱，那兴奋劲一上来，反扣下书满屋子咚咚咚地走，摩拳擦掌的，若不是外婆有话在先，家中仅有的三只鸡早不知被他杀了多少遍啦。“等着吧，哪天我要做只鸡给你们瞧瞧。”小舅盼着杀鸡，我等着吃

小舅杀的鸡，在这件事上，我们俩意见空前地一致。当这话被他热血沸腾地说过N次以后，它已成为我寻常日子里少有的企盼之一。

“你长大了要当个厨师吗？”一次我问他。他没抬头，正手口并用、一心一意地对付一颗刚刚从后山坡挖来的野山姜。我猜，也许他羞于回答呢。你想，谁听说过有人把这个当做理想呢？

二

这些日子，小舅忙着期末考试，再也无暇鼓捣那些吃的玩意儿。我那可怜的、被小舅的厨艺宠坏的胃正愈来愈频繁地被一条馋虫光顾。直到有一次写作业时，我发现一张张演算纸上，被我画满了一只只烧得油光闪亮、还冒着热气的熟鸡！于是，我稍稍调整了一下情绪，走到外婆的房间，一声不吭地坐到椅子上，将下巴颌搁在桌沿上，直瞪瞪地望着桌上爸爸妈妈的照片发呆。

外婆脸上架着一副眼镜，正一门心思地做着她每天都做不完的针线活儿。

“外婆，爸爸妈妈怎么还不来接我呀？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？”说到这儿，我的声音微颤，楚楚可怜，自己倒先给打动了。



外婆一见这阵势，忙扔了手中的活计，慌手慌脚地将我这可怜的“弃儿”揽进怀里：“噢，可不能这样说！他们多忙啊，又要上班又要上课。要不，晚上外婆带你到大舅家给你爸爸妈妈打个电话？”

我摇头。昨天我刚给妈妈打了电话。

“那么，让小舅带你去看电影？”

我暗暗地撇撇嘴，他才不愿意带我去呢，老想甩开我，害我在后面一溜小跑，甭提有多窝囊了。

“买支枪怎么样，嗯？”

商店里就那么几支破玩具枪，从来不进新货，每天放学后我都拐进去玩上一会儿，早给我玩腻了。

“你想吃什么，告诉外婆，糖还是点心？”

差不离了！我摸索着外婆衣服上的扣子，没摇头也没吭声，鼓励外婆接着问下去。

“桑葚？”

我装模作样地嘟起嘴巴，作沉思状，心里在为外婆加油：再接再厉往下问！

可怜的外婆想了半天，忽然茅塞顿开，她一拍大腿：“好啦！过两天你小舅考完了，要不，让他杀只鸡给你吃？”

唉，真不容易，我就等这句话呢！我努力不让自己高兴得蹦起来：“哪只？老芦花、愣头青还是金大嫂？”

我去告诉小舅！”我顿时来了精神头，挣脱外婆慈爱的手臂，一个箭步冲到院子里。

三

什么？那只老芦花鸡，和我同岁？

小舅，这个成天价故作深沉的家伙，眼下正像个傻瓜似的笑倒在椅子上，他脖子上的喉结随着笑声上下滚动，怎么看都像鸡身上的某个部位（鸡嗓子），甭提有多难看啦！

可是紧接着，我发觉我的身体里也开始发出一阵类似抽筋般的笑声。

那只老芦花鸡，我是说那只和我同岁的鸡，给我们笑毛了，咕咕咕地直在原地兜圈子，还不时伸直脖子同其他两只鸡交换着眼神。后者飞到篱笆上，远远地惊惶未定地望着我们。

接下来，我的笑声像风扇的叶片慢慢地停止了旋转。这可能吗？我开始对这件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。你想，一只活了十年的鸡，这可能吗？我揪住外婆的后衣襟，跟在她身后一个劲地猛问：“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外婆？”

“我还哄你怎的？你刚落生那会儿，还是我从集



市上买的，一块钱十个毛茸茸的小鸡娃呢！”外婆一本正经地说。

我瞧着它，一身花色袍服未免有些旧了，毕竟穿了十年；腿脚好像也不是很灵便，有些蹒跚。它的耳朵很背，我用小葱的叶子做了一个单音符的口哨，吹到第三声才引起它耳朵的注意。它伸直脖子，凝神倾听，眼睛眯缝着，老眼昏花地一眼一眼朝我望过来。

趁它望着我的那当儿，我丢了一个葱叶在地上，等着它过来吃。它用那双不好使的眼睛对着地上的葱叶瞅了好半天，这才决定将嘴凑上去，一下一下啄起来。

唉，它真的是太老了。

外婆说它和我同岁，想必它已见过我小时候的光屁股，晃晃悠悠地学走路，说不准，我们还互相抢过食呢！

它在我脚边悠闲地踱着步，不时抬头看我一眼，以此表达对我的信赖与亲近。可怜的鸡，连撒娇都不会，如果是猫狗，早就腻上来了。难怪鸡总是被人杀来吃。

我知道，三只鸡中，愣头青和金大嫂是下蛋的功臣，是我们全家补充蛋白质的重要来源。只有这只老芦花鸡，又老又没用，从它下最后一个蛋，到现在已经三年了。而且，它还犯有间歇性哮喘病，一到春天，它的气管里像只破风箱似的发出一种令人难受的声音。最要命的是，这只鸡晚上老说梦话，一次竟把小舅惹火了，

因为它在梦中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，说什么也不肯停下来。于是，小舅对着窗外大喊了一嗓子：“闭嘴！”它就真的乖乖地闭嘴了。

如果说这次该吃掉谁，我心里非常清楚——非它莫属。

吃一只和自己同岁、没准和自己一块儿长大的鸡，一想起这事我就脊梁骨不得劲儿。这事我干不来！

思虑再三，我准备去告诉外婆，不想吃鸡了，没胃口。

前几天馋得看见鸡毛掸子都要流口水的人，现在嘴里居然说出这种话来，吓得外婆一哆嗦，忙用手压在我的额角上问哪里不舒服。

我躲闪着外婆那只慈爱的热乎乎的大手掌，在心里叹着气：难道还要让我说，不要杀那只老芦花鸡了，因为它和我同岁？那还不让人笑掉大牙。尤其是小舅，岂不是又多了一个给他瞧不起的把柄！

“你小舅这几天正琢磨一种新的烧法——瓦钵栗子鸡。你看——”外婆指着墙上一张写满了关于烹饪的各种玩意儿的纸给我看（不知出于什么怪念头，小舅每次学烧一种新菜，总是郑重其事、不厌其烦地把配料、步骤及注意事项一一记在一张纸上）。临了，她拍了一下我的小屁股：“到时不怕你没胃口！”



唉，人老了怎么有时这么烦人呢！

最要命的是小舅，他做梦都想杀鸡，好不容易逮住一次锻炼厨艺的机会，让他收手，简直是徒手拦截一辆向山下狂奔的马车。

四

我决定找到一条没准可以让老芦花鸡活下来的证据。

星期天，我在大舅家那间充满樟脑味和古旧书籍气息的书房里，开始一本接一本地翻找。

大舅上班去了，要到傍晚才能回来。总想找人唠唠、火热心肠的大舅妈每五分钟进来一次，打探我心里没底的工程进度。闹得我像一只走一阵儿就紧一次发条的钟，最后累得想停都停不下来了。

傍晚时分，随着院门“吱呀呀”的一声响，大舅妈清脆的声音像一群沉寂了一天应声而起的麻雀，小院立即热闹起来。“你快去看看吧，你外甥在找什么书呢。找了一天了，眼珠子都快瞅出来了！”

我望着掀门帘走进来的大舅。“大舅，我记得在一本书里，书名我忘了，是讲老鸡不能吃的，因为老鸡吃多了蝎子、蜈蚣。你给我和小舅讲过的，那天，在这儿，你就坐在这把瘸腿的椅子上，外面下着雨……”我